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川集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丁成鍾

震川集卷五

明 歸有光 撰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為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圖仲尼

弟子别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卷葢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代久遠而典刑具存髣髴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韓子云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卷太息者久之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右京城圖志一卷洪武間奉勅纂修故鄉貢進士吳中英家藏辛卯之歲有光赴試京闈中英以見示今二十

有九年矣偶閲元御史臺所纂金陵志念今市朝改易無復六朝江左之舊因從吳氏再借此本觀之信分裂偏安之跡與混一全盛之規橅迥别如此自永樂移鼎儒臣附會以為高皇帝無再世之計也甞伏讀御製閲江樓記云自禹之後四方之形勢有過中原而不都蓋天地生人氣運循環而未周朕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於此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業也道里之均萬邦之貢順水而趨公私不乏之利亦久矣夫帝王所為與

天地應高皇帝之論蓋度越千古真有所謂配皇天毖
祀上下自時中乂之意愚生自謂獨能竊知之與世俗
所論建都者不同因特著於此

跋高麗圖經後

自燕薊淪於契丹宋與高麗常由登州通使熙寧七年
又改道明州自此明越困耗朝廷館餼賜予三節官吏
人舟之費無慮數萬故蘇文忠公常以為言欲罷之而
崇宣之際迺再使焉競充上節官為此書獻之又明年

而青城之禍作矣可勝嘆哉夫高麗與遼接壤其勢不得不奉其正朔而尊事之而畧於待宋於時中國之體亦卑矣永祐不知喪敗之已迫區區猶事遠略至建炎以後事勢益異乃欲從三韓結雞林以奪二帝之駕其為迂謬真可笑也臨安去四明僅隔一淅水常惴惴有不測之虞遂謝却其使迄於宋亡覲競之書頗欲尊崇中國而予獨以歎宋之不競也

跋禹貢論後

禹貢論五十二篇得之魏恭簡公而亡友吳純甫家藏有禹貢圖皆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也泰之此書世稱其精博然予以為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終無以得其真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治運河土番朶甘思西鄙星宿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真如泰之所辨鳥鼠同穴數百言以為二山而吾郡都太僕常親至其山見鳥鼠來同穴乃知宇宙間無所不有不可以臆斷也

題興都志後

興都志工部尚書顧璘奉進聖旨以體例不合皇考妣聖蹟有國史實録備載寳藏金匱有不當贊書者太倉潘德元為承天府同知以志抄本見示云此志後復進呈上以手撥去禮部遂不敢刋行按志止宜載陵邸殿宇獻皇事不當續書既得旨復不能改宜見却也獻皇在國尚書孫交甚見親禮宫中有所思食物輒令中使於孫尚書家索之交宅並陽春臺即以臺偏地與之仍

為築垣扉遶交第後上即位有中人言陽春臺地為孫
尚書家所占上曰此皇考予之朕何敢奪上之篤孝如
此交成化辛丑進士正德中吏部右侍郎忤劉瑾改南
京瑾誅進南京吏部尚書尋召入戶部賜玉帶麒麟服
免歸嘉靖初召還復謝病歸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
夫柱國謚恭僖贈少保蓋以舊恩也交有女獻皇欲聘
為世子妃交言王下交我誠厚然吾女不欲納王宮固
謝之獻皇頗不樂後亟求引去交蓋以此自嫌其女遂

不復嫁人而卒然上終始厚待之也潘君所聞如此

先君云外祖太常卿夏公與孫交尚書有舊正德時外祖家人至京師孫夫人自呼入問死生及家事為之出涕以此知前輩交情之厚偶因潘别駕談及孫尚書事思先君之言并記之按二公不同時疑有誤

跋唐石臺道德經

右唐玄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石臺

刋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質立石摹勒如制至宋端拱初觀臺已廢没知州軍事何纉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已廢僅存半畝之宫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祚改為社學而石臺尚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年之物莫知愛惜計亦不能久矣

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在邢州開元寺唐高宗淳化

二年始自葱嶺而來此經能滅衆惡業廣利羣生及翻
譯始末經序詳之幢在西廡下其西面剝落故書字與
立石之年月皆不可知計必此經初入中國未久寺建
於開元當是開元書也

跋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幢

余既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於開元寺又於寺後院見
此幢題曰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之幢前有序而
此無序前曰罽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此曰特進試

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食邑二千户贈司空謚大辯正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詔譯翻譯俱在永淳間而有此不同畧見序文此幢梁乾化五年葬僧大德而建按梁太祖乾化元年六月被弑再歲而末帝誅友珪自立復稱乾化三年四年唐莊宗取燕勢益强會趙王鎔南寇邢州楊師厚救之軍於漳水之東次年莊宗入魏梁晉夾河之戰方始邢州未能一日安枕而閻寳等尚能及此葢自晉宋以來至於五季佛教日

盛故雖兵戈俶擾之際其崇奉不一日廢也今天下承平而民間佛事乃益衰由此言之非必儒者能辟而闢之蓋其興廢亦有數也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大歷七年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為沙河令碑已斷没出之土中鎔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為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能久也歐

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猶足以為寶今此碑剝蝕猶少况以廣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為珍賞當倍他書矣

跋帝堯碑大德元年

右堯帝碑元翰林學士江淮等處宣撫副使充國信使郝經撰世傳堯始封於唐即今唐山縣亦無所據而漢之唐縣又在定之新樂蓋古地名稱唐者不一而帝王世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則非邢之唐山矣寰宇

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霧山一曰虛無山城冢記云堯登此山以望洪水而訪賢人則初非封國於此寰宇志又云納于大麓大麓在昭慶即今之鉅鹿酈道元水經注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女縣鉅鹿取名焉鉅鹿唐山今皆在邢州之境因以是名唐而祀堯亦不可知郝伯常獨詳堯所生與其封之地而此廟之建於邢者未之及豈非闕於所不知也哉伯常文章節義當時比之東坡先友吳純甫家

有陵川集今亦不存矣余愛重其文故特録之云

跋商中宗廟碑開寶七年

右商中宗廟碑宋左拾遺梁周翰奉詔撰翰林待詔司徒儼奉詔書在今内黄亳城鎮有中宗陵焉朝廷歲遣大臣祀之按商自成湯至太戊皆居西亳今河南偃師也太戊子仲丁始遷隞而河亶甲乃居相故相有殷城即今内黄也而子祖乙又遷於邢則殷諸帝獨河亶甲在内黄疑崩而葬此而中宗自居偃師後世特悮以河

亶甲為太戊耳梁元褎周廣順二年進士為虞城主簿宋初宰相范魯公王文康公以其閩人不當佐外邑引以為秘書郎直史館後歷翰林學士工部侍郎世稱其文能變五代之習與高錫柳開范杲齊名至嘉祐治平古文之盛實胚胎於此云

題太僕寺誌後

懷東顧先生先帝時給事内庭以言事忤旨安置保安蓋擯棄者二十餘年性好讀書未嘗廢卷今天子即位

召還一歲中超遷至太僕卿諸所建白每上輒報可而寺無掌故乃以編摹之任屬之新建王君先生亦手自蒐輯幾成矣有光時為吏邢州適典廐牧而其官實為太僕屬先生雅故親知不以公禮格也會入京賀萬壽事畢先生與王君檄留止郊外以其稿見示因為校定十數事而改官之命適下遂悉以其書還寺有光方與校太僕誌而尋得官太僕若非偶然者雖然有光向在邢馬官也尚不知馬今為太僕繫銜而已又烏能知馬

事哉書凡先生與諸僚寀之功而王君之勤也既梓成先生使來告令書姓名於其末云

讀金陀粹編

自宰相監修國史史官之失職久矣以鄂國之勳勞志節檜為誣史欲揜天下之耳目蓋海内為之銜寃者三十年始得此編而昭雪其後元史臣亦採此以為傳坷非獨為岳氏之孝子慈孫矣嗚呼世人稍有毫毛輕重人情即隨以異甘心附會無所不至賊檜薰天之勢万

侯嵩之徒何足罪哉何足罪哉

讀王祥傳

王祥為後母所虐害祥弟覽後母之子也迺擁護其兄無所不至祥覽俱稱純孝而覽後奕世子孫才賢與于江左天之所以報之者遠矣

題金石録後

余少見此書于吳純甫家至是始從友人周思仁借抄復借葉文莊公家藏本校之觀李易安所稱其一生辛

勤之力頃刻雲散可以為後世藏書之戒然予生平無他好獨好書以為適吾性焉耳不能為後日計也文莊公書無慮萬卷至今且百年獨無恙繙閱之餘手跡宛然為之敬嘆云嘉靖三十八年十月既望題

題隸釋後

丙辰歲予在南宮見關陝之士問前歲地震云往往數百里崩陷華山亦忽低小秦雍之間碑石多摧碎圜如鵞卵殆不可曉夫去古益遠古碑存者無什一矣況天

地陵谷之異乎然則歐陽公趙德夫洪景伯所録恐今不可復見也因鈔洪氏隸釋附記於此

跋何博士論後

右何博士備論二十八篇今缺二篇而苻秦論頗有脫誤又編寫失次未得善本校之宋世士大夫憒於功之不競而喜論兵如此熙寧間徐僖蕭注熊本沈起之徒用之而輒敗天子尋以為悔元符政和開邊之議復起馴致國亡嗚呼兵豈易言哉

題仕履重光冊

昔唐尚書左丞孔戣國子司業楊巨源皆以七十去官韓文公於孔公深歎其賢於人其送楊少尹序比之廣受二子至想見其去時城外送者道邊觀者蓋愛慕之至以為不可及而歐陽公思潁之志未嘗一日少忘每有蹉跎之嘆自謂日漸短心漸迫有志於强健之時未遂於衰老之後其意亦可悲矣吾崑天方張先生與石川先生父子皆乞身於方艾之年恩詔有品服之褒廷

臣有列刻之薦康強壽考放迹名山豈非古今之所難得者與是卷備載二先生致政始末而海内名卿題識尤多若前大司寇箬溪顧公大司空南坦劉公方與石翁為湖南社會志同道合其稱許之固宜若大冢宰咸寧王公以下皆八座卿少之列方翺翔天衢而褒美之尤不一而足嗟乎士大夫官朝廷常貴乎有高世逺舉之志而後能不為爵禄之所羈縻此諸公所以或出或處之不同莫非所謂同心之言而有味者也

題星槎勝覽

余家有星槎勝覽辭多鄙蕪上海陸子淵學士家刻說海中有其書而加刪潤然余性好聚書獨以為當時所記雖不文亦不失真存之以待班固范曄之徒為之可也凡書類是者予皆不憚讐校卷帙垢壞必命童子重寫蓋余之篤好于書如此已未中秋日

題瀛涯勝覽

余友周孺允家多藏書予嘗從求星槎集以校家本孺

允并以此書見示蓋二人同時入番可以相參攷亦時有古記之所不載者昔文文山自北海渡楊子江便誦東坡茲遊奇絶冠平生之句入亂礁洋青翠萬疊不可名狀今海南際天萬里其日月風雲山水之殊異惜無以極其恢詭之辭也已未潮生日書

題文太史書後

次谷寳藏衡山真蹟六十年幾失而復得之為之甚喜以此見衡老之重于時而次谷之好尚可愛敬也然衡

老所稱顧仲瑛事疑非其類真愚遊館閣諸公間與之倡和乃一時公卿之雅致而金粟道人其高風殆不可及如張翥楊維禎柯九思李孝光諸名賢豈江南豪右之所可籠致也哉衡老蓋率爾酬應之作二事本不可以相比也

題張幼于裒文太史卷

文太史既没幼于裒其平日所與尺牘摹之石上太史尊宿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

來先後輩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于有所為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題弘玄先生贊後

弘玄先生姓秦氏名雲字起和予姨母之夫也婁縣治吳淞江北而先妣家在江南姊娣同嫁縣城中往來尤親先妣早棄予少不復能記憶先生追道舊事問之家

君始知其詳為之流涕家君與先生今年皆七十有六
姨母長一年今皆康健而先妣之沒四十七年矣因書
先生傳贊不勝悲感亦秦風渭陽之志也

書沈母貞節傳後

笠江先生為沈母貞節傳言其孝慈貞淑女則備矣余
同年友徐子羽與沈氏為姻家為予言母生平未嘗跛
倚不妄言笑其事姑也以姑愛放生遇凡禽鳥為人所
得必買而縱之架食以飼飛鳥飛鳥恒滿於其前母輒

彷效其姑故其庭中飛鳥常依人不去也長子日就問
學縣中次子日新兼治生產兄弟更衣而出共器而食
四十餘年不聞有間言子羽之言如此賢母之懿德益
章章矣子羽又言沈氏遇仙人呂洞賓者蓋三世余以
是知仙人之在天地間常乗雲氣千歳而不化也沈氏
無求於仙而仙者即之其世德積善之所感有以哉傳
所有不論論其遺事云母姓蔡氏上海沈露之妻年二
十六而寡年五十有司奏旌其門時嘉靖三十八年

書冢廬巢燕卷後

石川張大夫在秋官時祁州公年既老矣疏于朝乞歸養得請于是日侍公于家怡怡嬉嬉不忘孺子之慕居久之公卒大夫用遺命葬諸邑南橫塘之原廬於墓次有乳燕之祥學士先生高其行紀述歌咏之者累卷此贈言之所以錄也按古廬居之制在中門之外寢苫枕塊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蓋終始不越于殯宮而已矣故儒者之論以廬墓為禮之過然予以為天下

之禮始于人情人情之所至皆可以為禮孝子不忍死其親徘徊顧戀于松楸狐兔之間而不能歸此可以觀其情之至而禮之所本若夫宫禮堊室寢牀之數由之以起焉耳昔者聖人之為喪禮而取諸大過嗟夫天下之事苟至于過皆不可以為禮而獨于愛親之心則不可以紀極故聖人以其過者為禮蓋所以用其情也大夫蹈禮以致佳祥之集而孚遠近之譽茲豈偶然哉予自為童子時受知于公所以憐愛之者甚至德音在耳

俛仰今昔為之流涕時欲摭公遺事有所論述而未果于大夫之孝行深有所感竊不自揆序諸末簡云若夫宮禮以下十六字常熟刻本刪去今依鈔本補之

跋唐道虔答友人問疾書

承尊翰下問適入夢中有失酬答僕之賤恙雅與衆異他人病瘧多氣亂僕玆病瘧神轉清寒熱作而藻思溥不足復為凡談矣就枕之後一念感慨心雄萬夫應制之撰述面君之議論原祖宗之綱紀究廟社之安危廷

諍千言具有條理乃遂蕩清宿惡扶植天常明揚幽沈
剔抉淫蠹事已就緒謝政東歸素願大慰則夜已過分
以此疾不知當屬何門而治之當用何藥也投以神明
之劑止其思慮之淫恐非庸常可與故僕未敢試無妄
之藥也承兄愛厚輒述病原覼縷便擲還小僕勿令世
人知有此怪症也余友唐道虔以歳貢待選京師病痁
因友人來問疾答之如此道虔既歿其家得之篋中噫
士之有所負而不獲施使之至於淫溺為病如此可怨

也夫而道虔竟以是卒其可悲也夫

跋小學古事

余少時初入學見里師必以小學古事為訓時方五六歲先生為講蘇子瞻對其母太夫人及許平仲難師之語竦然知慕之自科舉之習日敝以記誦時文為速化之術士雖登朝著有不知王祥孟宗張巡許遠為何人者吾里沈次谷先生憫俗之日薄因演小學古事為歌詩頗雜以方俗語使閭巷婦女童稚皆能知之古之教

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民在家朝夕出入于里門恒受教于塾之師里中之有道徳仕而歸老者為之師次谷雖不仕亦何愧於古之所謂可以為塾師者耶

題王氏舊譜後

王氏之族元末有諱夢聲者自分水來為崑山州儒學正遂居州之東鄉今州為縣而東鄉隷太倉州太倉之王于今多在仕籍亦既顯矣夢聲以來其世次可得而

詳也子姊丈汝康在海東解官還乃有人自越遺王氏舊譜一卷予閱之牽牽合聯綴其為贋本無疑也魏公大名莘人而岐公自成都華陰徙于舒左丞之出潤州丹陽而魯齋先生世居烏傷皆遠不相及而乃合成一圖晉公三子魏公其仲也今魏公獨有其弟旭所謂兄子衛尉寺丞睦皆没不見旭之子天章閣待制子野魏公長子司封之從弟而以為其子岐公之曾大父名求而以為名鼎其季父光禄卿罕從兄禮部侍郎琪皆知

名而亦不著此在史傳碑誌班班可考者舛戾如此又獨取四公像勦宋史之文以為傳而託之名公其他多可笑不足辨也予妻家王氏其譜亦出太原自魏公十四世孫嶧官平江始為吳人葉文莊公所為次其世為南戴王氏者有譜一卷皆虞伯生歐陽元功張伯雨之手書甲寅之歲為倭夷掠去然其家板本尚存差有証據吾姊丈有志前世之譜為當別加詢訪可也葉文莊公最為好古然僅得其五世而蒐輯加詳焉公歿後其

弟又訪于松江之族復推而上之其難如此蓋自唐譜學之廢而故家大族迷其先世者多矣可勝嘆哉

題立嗣辨後

錫命無子而同父弟宜亦未有子故以同祖兄寵之子能白為子時寵有三子故以能白與錫命子之其理順矣迨後宜生三子而寵子皆歿議者謂能白當還寵而宜子當後錫命錫命是以為此辨以為等之兄弟之子而二十餘年螟蠃式穀之恩不忍更也不忍更者情也

情之所在即禮也昔諸葛亮取兄瑾子喬為子及亮有子瞻而恪被誅無嗣亮遣喬還嗣瑾祀錫命今尚無子與亮異而寵未嘗無子而無孫獨可使能白之子嗣之庶乎無憾也已

跋程論後

鄉先達王文恪公教子弟作論策以蘇氏為法近時學者止取墨卷及書坊間所刻猥雜莫辨惟事剽竊而已余今所選小錄論及墨卷可以為式者然嬾于徧閱惟

取近科會試録及鄉試墨卷不過數十篇學者如能讀蘇氏之文兼取此以為近格亦不俟乎他求矣

跋程策後

右鄉試程策今兹編類頗亦有所刪削蓋國家典章廟堂謀議及當世施行之務亦或可考于斯起自壬午至癸卯中間鈌軼者十之二三此後亦未及續編也

震川集卷五

震川集卷六

明 歸有光 撰

書

上徐閣老書

四月十四日進士歸有光謹再拜獻書少師相公閤下有光幸生明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已知嚮仰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庚子之歳舉於南都而所試之文

乃得達於左右顧稱賞之不置時有獲侍而與聞之者輒相告以為幸矣子之見知於當世之鉅公長者如此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不傳道其語以為寵有光之試又輒不利退而歸耕於野以為古之人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獲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有光之蹇拙蔽翳無復自振以為今已矣無以望明公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

感也往歲海虞瞿内翰見訪以為子之不遇不足憂即徐公當國子之進有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獲舉以來幾又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有光之所以食不甘味寢不成寐者也有光嘗讀易觀消長變更之際雖聖人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每履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驚以疑蓋以少不順而激為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處之宴然而風俗世道為之潛易如寒暑雨暘之

至而人不覺此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讀史見漢文帝疎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下馮衍之賦而隆桓榮之經兩漢風俗治體超軼後代實在於此今明公於科舉之際稍示意嚮而海内枯槁之士已于于焉樂觀明公之化矣於此之時稍有藴抱誰不欲爭自濯磨以自致於明公不肯沒沒而已也況有光被知于數十年之前者乎今兹輒有干於閽人者獨以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年之知其人而不見其

一來其亦不能無怪也昔曽舍人鞏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矣使鞏不自别於其閒固非鞏之志亦閤下之所賤也有光素慕鞏者故不量其不能如鞏而欲學鞏之自别焉平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裒彚成編槖中得雜稿十九首謹以為贄明公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也干冒尊嚴伏增惶恐有光再拜

按漢書公孫弘傳弘為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顔師古注閤小門也正門避掾史出入特開小門以接士故後世之士上書于尊官稱閤下又唐有宰相入閤故事詳見五代史嘗見宋板韓文韓公上書皆作閤下無閣下

知閨閤之義而不解有開閤入閤之事遂妄改耳又稱也此集崑山本皆作閤下而常熟刻誤作閣下當是但
古人文集皆稱名故從常熟本塡諱曾孫莊識諱處常熟本皆實塡諱而崑山本皆作某字今按

上瞿侍郎書

有光少年時試白下始識閤下深相慕愛及先後舉於有司閤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顧猶不忘布素見其潦倒常所隱惻往張文隱公為考官閤下與同事榜出而有光落第見公於邸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為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為恨又謂有光曰吾閱

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爇者也在館閣中子之鄉惟瞿太史深知之成都趙孟靜知之公再為考官再見之其言亦如是又曰吾不能得子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文隱公歿有光年往歲徂仕進之心落然然猶不敢自廢罷徒以文隱公垂歿惓惓之望亦恃在朝如閣下相知者有所嚮往耳間得奉顔色閣下所以接引而加隱惻者尤甚前歲始獲第適閣下賜告還鄉孤旅之迹煢煢無依隨調為吏吳興夏初入覲還

幸遇閤下於京口所以道生平慰藉益勤吳興西古鄣南屬在山水窮僻龍蛇虎豹之與處黽勉二載拊循孤窮以不負孔子之訓諸姦豪大猾不便者亟騰謗議當道憐之未加黜謫然羽翼摧殘形神慘沮方圓所以自解而去因見閤下加獎拔之語以為士固伸於知已自此意氣復生方將刷飾於塵垢之中奮拔於泥塗之内振迅於阨塞之區躍然如即拜下風侍君子覽盛德之輝光邇者除書忽下觖然失望顧已長貧賤今備朝籍

為六品官豈求逾分然窺測當道者意嚮蓋薄示之謫譴而往時讒搆之説益行矣計此時除書之下閤下甫到京席未及暖國家之議未有所及進賢退不肖之志未行也夫君命無所逃然朝廷之命官亦量其才器之所任士君子處世亦自度其力分之所堪而今以為治縣之不能而使之佐郡非其任也自知夫治縣之不能而冒以佐郡非所堪也苟而赴之其為自欺而欺君甚矣天子新即位天下之士起廢者數十人皆出於膏肓

沈没之中赫然光顯有光自顧垂髫荷先朝教養之恩貢于成均薦于京兆無歲不與計偕望天就日之誠白首而不摧挫先皇帝末年始收之顧今同舉進士者大半超拔而有光在諸進士之中復不得比數以是知其命之有所限而才之無用也夫以閤下之知已而有光不獲自伸則無可望者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士之出處進退遲速有幾自非知幾之君子徘徊疑顧之間其受中傷多矣以閤下之知未及舉而小人讒

搆之說亟行知君子之道莫勝也其機械且復藏於冥冥之中未知所究安敢望榮進之塗哉夫志士去國不毀其名荀卿屈原賈生董仲舒之徒去其國而猶全其名如此四子者生於今之世猶難矣所以復敢瀆於閤下者非復有望於榮進亦欲使之得全其後世之名而已夫能愛惜天下之人材不得進而成就之使致其功抑使退而成就之使不失其名此為閤下知己之大賜也今已具疏請告以為小官之去就亦當有禮不宜黯

默以受讒人之搆陷也又在縣時獲保舉者二應建儲詔得恩封欲求勑命願一言主者使先人蒙恩地下人子之志願畢矣無任懇戀之至不宣有光再拜

上萬侍郎書

居京師荷蒙垂盼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逈絶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之所宜有也有光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誼之名令海內之人見之有光晩得一第受命出宰百里才不逮

志動與時忤然一念為民不敢自墮於冥冥之中拊循勞徠使鰥寡不失其職發於誠然鬼神所知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挫詘如此良可憫惻流言朋興從而信之者十九小民之情何以能自達於朝廷賴閣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獨深知而信之時人以有光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能與後來英俊馳騁妄自測擬不待問而自以為甄别已有定論矣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度又取信於所使咨訪之人秪

如不覩其人之面望其影而定其長短妍醜亦無當矣如又加以私情愛憎又如所謂流言者使伯夷申徒狄復生於今亦不免於世之塵垢非餓死抱石不能自明也昨者大計羣吏僅免下考今已見謂不能為吏又使匍匐於州縣使益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羣毀之中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有光垂老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十年而不退却一旦得之使之從百執事齒於下列

不敢望公孫丞相桓少傅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亦足以少答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之時獨貴少俊耳漢李太尉嘗薦樊英等以為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悵然為時惜之有光顧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薦而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以為國家用老成長厚之風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有光今已摧殘至此夫士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方盛自以古人之功

業不足為其稍歉則猶欲比肩於今人其又歉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其久詘於科試得一第為州縣吏已為適分今則顧念養生之計欲得郡文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譬行舟於水值風水之順快可以一瀉千里至於逆浪排天篙櫓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没溺者也不於此時求住泊之所當何所之乎茲復有瀆於閤下者自以禽鳥猶愛其羽修身潔行白首為小人所敗如此人者不徒欲窮其當世之禄位而又欲

窮其後世之名故自托於閤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以敗之假令數百人見譽而閤下未之許不足喜也假令數百人見毀而閤下許之不足恤也故大人君子一言天下後世以為凖有光甘自放廢得從荀卿屈原之後矣今兹遣人北上為請先人勑命及上解官疏并道所以輕於冒瀆無任惶悚不宣

上王都御史書

有光聞天下之人材其為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

之所謂知人者非茍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而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為伯樂卞和矣故以為人之賢不肖有定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其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非真性有矯而為之者特其號為知人者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

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而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能佐國家成光明之業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夫取之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遍知天下之人材不能如其取於素之為裕也有光不材不敢附於當世之賢者念始初閤下為縣時相知最深蓋不謂其不肖也閤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光而加顧自此閤下為郡二千石敭歷外省及陞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有光數往來京師道

所歷閤下未嘗不垂顧念閤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為為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歳得舉進士閤下方召入為司徒時與諸進士旅見閤下獨加禮異於尋常今歳入覲閤下府第深嚴有光一再見然不拒逆而進之閤下不以綦貴輕天下之士而猶惓惓於其素知者如此有光自以諸生文學不辦治縣而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獨免於過謫則閤下之於有光信乎如古人所謂的然昭晰自斷於

內而了於冥冥之中此士之所以伸於知已者也然不能不惴惴自懼恐其有改節易操而有負於閤下者有光之為縣不敢自附古人然惟護持小民而姦豪大猾多所不便遂騰謗議顧今小民之情不聞於上故有光之受讒構無已夫今銓部之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刺舉未盡出於公與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尚書之平而决於百石之吏此亦今世之弊也且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

古之龔黄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今並
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
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殘猶故也如此則
考其舉刺亦有類於謾欺者矣況監郡之外復有采取
流言飛文一被口語無自全者閤下清德重望彈壓百
吏凛然風裁監郡者不敢為欺謾其刺舉必公與明其
讒說亦無自至于臺省然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讒
說壬人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舉世咸

仰閤下贊翊聖朝之盛而寧獨無有光前之所論者念
三十餘年受知於閤下今仕塗顛隕於鑠金毀骨之日
至閤下務委曲而全濟之此所以有伯樂卞和之喻也
又念前世宰相未嘗隅天下之士世多議韓退之上宰
相書然退之非重爵禄者顧三代之盛上下之交常
通而於吾君吾相有可以情告者如王介甫平生高介
天子之所不能屈當其窮而上宰相之書自言其勢之
所宜憐者不諱也況有光以閤下之素知若有所隱而

不告不又幾於有負於閤下哉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今日之遷自於銓部非閤下之所及知第以為縣既已無狀復勉而佐郡益違其性而志氣衰沮如敗軍之將没世不復欲從閤下乞改一文學博士之官以養老親顧自初登第時已有此意恥於求乞而有所不敢若至今日乃言之似近於時窮勢迫慕戀禄位而不知止故敢以不肖之軀求解而去官雖微而

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有求於閤下使知有光之仕宦雖顛倒狼狽未嘗有負於閤下平日之知伏惟憐而哀之使得全其身名以去不隳落於讒人之口不勝幸甚瀆冒威尊不任惶恐之至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大異以今觀之常熟本辭太峻崑刻當是定本今從之中一段抄本與常熟本同今附録之有負于閤下者之下云昨在京師今萬宗伯同年鄉舉也萬公陽羡人與有光所治連界嘗竊問萬公曰公以我治縣何如萬公曰君治縣無他獨小民無不愛君耳有光謝曰得一言可以無愧萬公當世賢者非相欺也有此七十四字而有光之為縣不敢自附古人至遂騰謗議三十字却無之蓋初本改本不同姑兩存之

上高閣老書

有光竊惟天下之事變不可測而其勢之所趨必有端而可見古之所謂大臣者必能默察其微而制之於無迹故天下常固而不傾微不能制制之於既形事已然而後持之猶可以力振而不至於亂夫惟有天下之材與氣足以運量一世而不肯隨時委靡者為能然夫不制之於微者非其不能也方其時而任未及我也迨其既形而及我不能制之於其微而制之於其形則視其

微者為力尤難而後見君子之材與氣夫如是故天下之勢方且將渙而復濟其權方且四出而有以收之天下宴然饗其治安非古之大臣何以能此自古天下無二百年無事者先皇帝厭代新天子承統繼緒四海之內忻然望治此世道升降之機也若求其微而制之則當在先皇帝之世矣今不敢論其微而論其形夫天下神器不可失也天子之大臣能為天子持其權不使至於旁落朝廷清明宮府一體而後天下之事使之左則

左使之右則右惟吾之所為以求承平之理若其權稍落而不収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為者矣天子新即位進用二三大臣而明公為首天下莫不翹跂以望明公今日之所弛張錯注而今天下之勢已形矣天子端冕深宮而以萬幾責成臣下聖度曠然有天道為而不宰之盛徳然其權恐有窺竊於其旁者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所望於明公朝夕陳戒於吾君者明公一日釋位而去天下愀然失

望以為天下之勢莫能為天子持之也且今天下之治體可知矣世之説者以為三代各有所尚而我國家之政尚嚴蓋未有考其實者太祖承勝國之後其嚴有時而用自永樂以後大抵朝廷之政日趨於寛歴五聖至于孝宗仁恩淪浹號為本朝極盛武宗之時宦倖盈朝盜賊陸梁强藩竊發天下號稱多故而元氣未索則以國家百餘年至我孝皇培養之深也先皇帝威福自操廷臣時有誅戮而天下之治未嘗不在於寛今天子仁

恕慈愛天下莫不聞而朝廷之政反若急促而無聊近衰世之風此不可不憂也夫祖宗之法未有可以輕變者宋至熙寧之世承積弊之後當宜改絃更張之日神祖以英睿間世之資鋭然有為始用王荆公為新法而天下之士羣起而爭之君臣力行不顧沿至紹聖以後之紛紛而國勢遂不可為今日朝廷遵守成憲未嘗下一令更一事而使者所至日求變法遂至朝令夕改國異家殊凡祖宗均田賦役之政著在令甲者悉非其舊

矣宋之君臣相與力排天下之議以求變法以天子宰相之勢終不能以力勝天下而刼持以必行令一使者輒能改祖宗之法行之一省天下轉相慕效國家典憲蕩然生民惶惶未有所定且廷臣建言者爭出一事為新奇可喜之論鑽求刻㨿無所不至公卿懼違其意每輒下所司行之大氐皆希合當世以為迫促之政民何以堪之嘉靖累數十年不赦改元一赦此天地解而雷雨作曠世之恩也有司拘牽文義罪人不得赦者什五免

租之文虛被而遣使旁午誅求更甚於前謂之理財而財愈乏謂之治兵而兵愈耗謂之馭吏而詠詭佞捷姦訣嵬瑣者爭先而為謾欺有廉察之虛名而售排陷之險計有薦舉之浮詞而致結納之私情有幹辦之小能而行速化之謬巧今天下之勢既未有所持而政之紛紛如此一切歸於刻盤而財匱兵弱吏弊而夷狄窺伺盜賊縱橫率束手而無策徒以支吾目前為不終月之計故有光謂今天下之勢不能制之於微而制之於形

必有天下之材氣負天下之重望如明公而後能當之今明公優游謝事以坐觀天下之變是豈天子所以首擢明公與天下之所以望之之切乎昔者嘗奉明公之教謂讀易而深有得於消長進退之理竊謂明公以此行于一身可也若六十四卦天道之運週環無窮而乾復姤坤一否一泰一損一益世道之升降在明公不可辭也有光仕進屯蹇九試於禮部晚為明公所甄録而黽勉為吏以古人自期不敢負明公之教行之二載湖

山夷鬼之鄉頗知信嚮而動與時忤排搆乗之明公嘗語及往時興化守之被讒至廷論以發小人之姦狀今讒口方張孤危之迹無大人君子以為之依自分無所復用於世巳投劾而歸欲以餘年發明先聖之遺書又面受明公論春秋之大旨即當從事此書稍加論述俟有所成重趼造門以求是正惟明公不拒而進之方遣人赴都求請勅命併上乞骸骨疏特迂道候起居輕瀆威重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趙閣老書

有光自少應舉連蹇不遇常恨生當太平之盛徒抱無窮之志而年往歲徂兀然無所嚮往時張文隱公知之時時稱之於人張公垂殁以不能薦達為恨然有光嘗侍於公閒聞公論當世之士獨亟稱明公謂不惟於文章絶出他時為國家建弘業者終有賴焉有光之鄉人在明公門下者亦頗言鄙人姓名為明公之所垂記雖以文隱公之故然士固有相知者則有不待付授言語

相屬而相契合者矣會明公忤時宰屏居西蜀者十餘年有光始獲舉進士在京師思明公而不可見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悵然而歎幸與明公生同時而顧無由一見以為今世則已矣徒若讀書而慕古人於百世之下夫古之人往矣而以為能知我者何也蓋以我之知之而知古人之生於今必能知我也明公之知之則且同時矣而不得一見猶若異世然此有光之所歎恨也既而為吏越中明公始復登朝及入覲以為可以得

見矣而明公又以南邁有光時尚在京師一日天子忽出手詔還明公於朝是時海内之士試都下者四五千人皆歎天子之明聖能知人如此明公能自結于天子之知如此有光又私自喜道之將行也文隱公之知人不謬也有光之羈窮得所依歸也當是時官程迫促又不能迎拜明公於馬首昨春自越還遇瞿文懿公於鄉言入朝時與明公嘗以鄙人為薦有惑於流言者從中毀之瞿公因言今世薦士之難吾與趙公知子深矣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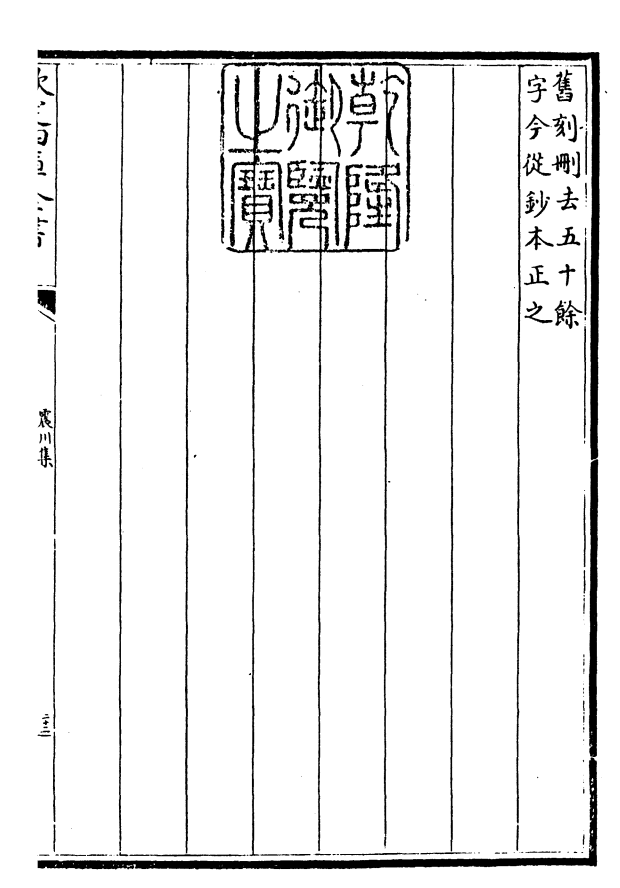
足以薦士矣尚格而不行語畢黯然不樂者久之夫瞿公鄉里遊從之舊耳目日相接固宜其不能忘明公在萬里之外偶知於數十年之前其不能忘而汲汲如此求之於古未有其比也茲以入賀來聞京師人皆道明公數相薦引之語乃益自感傷以為百世之下士之不遇而聞明公之於有光如此亦當有感慨而悲泣者矣今以有光數十年之嚮慕一旦得見令人不復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矣此生幸甚第以日月逾邁若弗云

來自顧其中枵然無可以為世用者而州郡之職又非其所任孔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有光於今日益恐有負於明公之知進退惶悸伏惟明公有以處之又竊謂君子之所以無求於世者有二蓋不知我者不當以求既不知我矣强求之未有能知也知求之而無益故不求也知我者不必以求既知我矣無待於求之苟待於求之則非知也故不必求也夫然則明公已知之矣今所以復有言者以往年為吏差知

自愛亦自謂能使鰥寡孤獨不失其所顧不惟勞効不得上聞而持衡之人用一人之言格天下之士使士之有志不負朝廷為生民計者徒以不能詭隨趨附横被中傷乃令晻蔽殁世而不見使後之欲為循良者以為戒何以厚天下風俗而返漢代長者之風此尤可痛也人才之在世有難言者以小才而議大謀必厚訾以邪人而察莊士必重誣如使賈誼董仲舒陸贄之徒生於今之世必不能與時文薄伎爭長矣汲黯鄭當時之治

郡必以無能見罷矣惡直醜正羣飛剌天屈子之直行而受謗荀卿之大儒而逃讒蕭望之之經師而拘持必不免矣巧捷者自進長厚者自詘寡淺者自升崇竑者自晦此卓犖奇偉之士所以不見於世而天下之所以憂之才者以此兹者天子特以明公為相復改任銓部詔旨皆從中出天下想望丰采士莫不鼓舞踴躍自矜奮明公必有以把握天下之大機與二三元老經綸密勿同心一德凡所施為注措上以仰答聖天子之知下

以慰天下士大夫生民之望若古之巫咸傅說回斡元化昭揭日月光輔中興流聲名於史策時者難得而易失遭時際會亦何容易有光自度已無用於世而區區所見如此畧為明公陳之非為一身之進退也若身之進退則在明公而已矣若使狸搏牛使虎捕鼠固所不可至謂憐其無用姑使之茍一日之禄如先王之世所以處侏儒戚施聾瞽之人者亦非有光之所安也君子伸於知已而詘於不知已是以冒瀆而忘其僭越焉此文



舊刻刪去五十餘字今從鈔本正之

震川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川集卷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張時逵

震川集卷七

明 歸有光 撰

書

上宋明府書

竊惟明府蒞任以來布以公平之政杜請謁之私此明府行古人之道也有光豈敢以今世之人自處然所以數數有瀆于左右者聞之新宮災子産三日哭防墓不

修孔子泫然流涕今先世之塋為姦民窟穴樹木已盡斬刈垣表已盡平夷神道壍絕祭享無塗窀穸之旁穿方殆遍壙埌之表灰埃蓬勃幽靈憤恨曽不及馬醫夏畦之鬼有莫大之責負不孝之名不可一日自立于世此所以食不甘味卧不安寢者也向者幸垂明聽勒令掃除德意甚厚奈盤據之徒多是衙門老役合併數家設為厚餌誘買族人以為地主雖有明限安堵如故此等之人蔑人子孫據其墳墓恬然如此所以明府有施

及泉壤之恩而至今壅而未施也律于發塚之條如知情買賣器物磚石薫貍平圍之類纖悉必具先王豈以死者之故而病生者哉蓋愛吾之親故愛人之親也敬吾之親故敬人之親也不如是則孝子仁人之情有所鬱而不遂含忿積恨復仇相殺之事必多于天下矣昔柳子厚在嶺外獨謂先墓無主晝夜哀號懼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楊文貞公居京師遺宗人子弟書惟以墓木為念鄉先達司馬虞公每歸省未及到

家先造塚上有光不肖為世所棄幸守墳廬而城闉之内步武之間坏土不保非特樵牧之害狐兎之傷而已又念宗門零落而諸父兄尚守殘經服儒衣冠三世之丘隴坐視毀傷曽不泚然俛仰天地亦何顔乎惟明府哀念焉

上方參政書

月日鄉貢進士歸有光再拜上書行省大人執事恭惟執事以碩德崇望特膺簡命分司圻甸蓋近世行省宰

相之職而於古則君陳畢公保釐之任也古之君子自其平居為小官之時以至於卿相其身之所至常必欲識天下之賢人才士不必其職分之所當而其心未嘗一日而忘也三吳古稱人才之地執事之來葢已數月其亦可以知其人矣而未聞焉夫豈無其人亦或時勢有所不暇于此也有光讀書學聖人之道有年矣有司不以其不肖貢於禮部屢進而屢詘然而天子之大臣往往亦知其為人欲一見之而卒不敢見也以為士之

所守者在是也而天子之大臣乃不以為罪而亟稱之於人則有光之所以自信者其又可知也今自執事開府以來不肖之跡兩及門矣執事亦察其有所為耶去歲鄉里惡少妄引户籍無端之辭以相鉤陷當此之時有光蓋以罪人見也執事不以為罪人而使之揖讓于庭以盡其所欲言以此見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而有司者不察以為上官所受之詞如此告者必直被告者必負方欲攄摭以入其罪而無所得則蔽之以逃竄之

罪誠以數十人之所告無所當也而上官之人又不可以罪則於其間苟得一罪以為可以解而已矣其於愛惜人才培養士氣未嘗念及也反令無賴小人得氣以去善人喑啞如此可為太息矣執事于獄詞之上亦有所疑焉而不欲變者豈非以事體纖微更為回駁非所以委任有司之意此又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今者復有迫切之情告於執事伏惟少垂察焉孟子曰同室有鬬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雖閉戶可也

令非鄉鄰之跡而有同室之戚重以孤寡煢然氣勢無依煼煼之慘懸命晷刻茍得一言以聞於明公之前以救其垂絕之命雖被戮辱不敢以自諉也然此亦今世之人茍可以自諉者也明公可以知其無所為矣往者夏忠靖公周文襄公之在吳也入與天子唯諾於殿庭出與小民從容問難以求其瘼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之近而天子之親也故曰庶民近天子之光又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若二公可謂大臣矣

今之有司乃小民望之所謂如天如神明者也由此言之所謂大臣者非明公而誰天下無道亂獄滋豐貨賄多有孔子作春秋明一王法莒牟夷邾庶其黒肱區區竊土地為穿窬之事皆具文而直書之誠以風俗世教之所係雖微而不可忽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主罔與成厥功有光今所陳亦所以求盡匹夫匹婦之情於明公之前而已矣明公毋罪其瀆焉

答唐虔伯書

有光啓虔伯足下向日張氏女子事因一時人心憤憤竊恃知愛輙移書相曉欲望少伸匹婦之寃僕愚且賤平生未嘗敢與有司之政也玆復承教以所不及頋愚何敢復言但吾兄致疑於其間者竊恐惑於先入之言而未察於衆人之論大率安亭數百戶自七八十歲老翁下至三尺童子言烈婦之寃有詳有畧其謂守義而死一也言諸兇之惡有詳有畧其謂朋淫殺人一也至於當時下手惡少主名自在明察之官反覆參訊可得其

情實況以十二歲女奴為佐証據以成獄豈有寃者夫四五兇人挾淫姑以為主共殺一女子如屠犬豕往來蹤跡口語籍籍豈為難察之獄天道昭然暗室屋漏誰謂無人知之哉所慮獄詞參錯終得逃死亦恐非的然之見僕以為一吏胥之事耳今天下斷獄有不得其情者矣未有不得于詞者也情茍得矣何患於詞之不定諸兇因奸強逼而殺雖其始謀奸而非謀殺其後實謀殺而不止謀奸何謂非同謀律有造意同謀之文何謂

非律意天下之事當一觀以曠然度外之見若夫拘攣顧慮牽於流俗之説情可賞矣而曰法不應賞情可罰矣而曰法不應罰往往支離膠擾節目日多刑賞乖錯徒為文具人心世道日趨于下真可歎也或又疑烈婦之死以羣兇之威力不能保其不汚夫烈婦苟失節矣必不至於死誠死矣一死自足以明之令號為丈夫者婾阿脂韋小小利害遂以瀾倒區區婦女抗志於羣汚之中卒以死殉然復云云真所謂好議論不樂成人之

美如此天地正氣淪沒幾盡僅僅見於婦女之間吾輩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沮抑之使之銷鑠此等關係世道不淺若使為善者以幽微而不録為惡者以便文自營脫禍則天下之亂何所極哉前書倉卒頗有牴牾令續上記事一首稍為詳覈此皆出于衆人之論僕初無喜怒於其間顧以為天下之公理如此耳所望吾兄共成此鄉邦之美事然亦顧其力之所及者為之而已草草不次此文抄本與常熟本大異覺抄本勝今從之惟挾溪姑以為主卒以死殉此十字抄本所

無今從常熟本

與李浩卿書

益舟還備道諸公之義舉欣慰欣慰向日紛紛只為元兇漏網烈婦受誣此千古之恨以此發憤更不思及其他今諸公既如此旌揚則此女當暴白於天下誠大快也僕與此里之人忽見天清日明更亦復有何事哉僕與足下數十年相知未嘗不黯黯而居默默而處今日豈欲揭日月求聲譽於海濵草野之中惟記事一首乃

僕自以為必可傳者少好史漢未嘗遇可以發吾意者獨此女差強人意又耳聞目見據而書之稍得其實但世人知文者絕少要以示千百世之後耳盋舟云虔伯亦疑此文與獄詞不相合此殊不可解足下可取熟勘豈有不合者況史家自宜直筆豈可窺時人向背如是則古無南史董狐矣張燿前日已有印板僕已囑其勿遽出令收在盋舟家送去二册大率為相知者不宜秘之即如前兩書亦然但亦望且勿示人恐亦為不知者所

議耳昨已作書道此意為即欲西還恐不能即見足下復為縷縷本意只為烈婦其餘皆是末節僕雖遭人唾駡亦不須復計也為知己者故不覺多言至此

與嘉定諸友書

有光頓首諸公足下僕為奔車所傷苦腰痛久臥城中比因亢旱家人乏食扶曳到安亭見里中人爭言張烈婦事驚惋累日嗟乎烈婦已矣今日彰善癉惡固有司之事而發揚之以助有司之不及者亦諸君子之責也

聞貴邑張侯慨然欲正為惡者之罪且將申明旌別之典衆庶欣欣有望茲者獄久不決而檢驗之官屢出竊恐元兇漏網而烈婦之心迹無以自明僕之不佞得托交於下風夙欽諸公之高誼以為可以明白頌言之者唯諸公而已竊望於釋菜都講之餘不恤一言以伸烈婦之寃以救東南數千里之旱唯諸公留意焉而或者之論以為致人於生可也致人於死仁人之所不為也不思生者可念則死者何辜烈婦之死極其慘酷凡有

人心者皆欲齧而食之元惡大憝暴戾恣睢據人之室竊人之財殺人之婦此而不誅則人將相食國家之典法亦為無用矣或又以為賞罰有司之典士不得而與焉夫平常一政事無所與可也邑有大冤大獄有司方垂公明之聽而士懷隱默之心則亦無貴於士矣居今之世耳目所及可以忿疾者何限顧非力之所及則已僕以為烈婦之事諸公有可言之義輙緣春秋之義以責諸公又恐道遠諸公不能詳敢述所聞云

與殷徐陸三子書此首本當入尺牘因與前三書是一事故遂附其後

頃造精廬獲奉風旨廹于晷刻言别悵悵承及貞女事諸君子慨然有烈丈夫之風愛莫助之再奉記事一首前所述頗跡畧當以此為證此皆得之衆論無一語粧飾但不知于史法何如耳少時讀書見古節義事莫不慨然歎息泣下沾襟恨其異世不得同時至於今者著于耳目乃更旁視遲疑如不切已豈捐軀之義無取於當年英烈之風獨隆於往代耶秋暑未得一面餘惟自

愛

答俞質甫書

人至得初一日所惠書感激壯厲三復浪然雪涕嗟乎質甫則既知之矣豈待于千百世之後耶僕自謂處下賤之地如喑啞聾瞶了無所知與乃分之宜昨偶發憤一言不幸遂有喜事之名然實在于耳目之地臨時感觸出于意之所誠然而不能已者僕又必欲得足下發其幽光施之論述非特求繪藻之工為文章纚纚然觀

美矜炫于世而已顧其志意有足深悲者栢舟緑衣之篇彼其人所處以今日視之尚為人道之常而作者為之憂傷怨憤反復嘆息蓋深悼其不幸而美其志意之不倫聖人遂因而存之以為千百世之法况今日之變萬萬于此故欲與足下顯其行事使千百世之後畧知今世之人亦有出于栢舟緑衣女子之上者雖攸斁彞倫反道敗德恂愗煩冤而天下之公理猶在人心不至泯滅澌盡而天地之所以不至覆墜者有此耳詩曰我

躬不閲違恤我後夫彼已甘就屠剔剖割以遂其志此豈有顧于後世之榮名者要之僕與足下之心如此而已如足下卒為撝讓僕何望焉

與宣仲濟書

有光頓首仲濟足下自足下之寓吾崑山也僕始得一見以為温然君子既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歎以為此即向所見宣王之姊也及覩足下所撰述數百言凛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托以不朽也僕向許作傳

因循未及論次兹當遠役須俟少暇為之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耿千萬年不滅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何暇於此向與浩卿語及旌表令人憤懣使者徒知藉天子命作威福寧復知紀綱風化為何物此亦非一日矣然龍逢比干當時亦何嘗旌表哉人去草草明當奉晤不一

答顧伯剛書

有光頓首伯剛足下比承厚意非言所能謝更辱教誨

以順應之説捧讀數過深用歎服論語之書孔子與其門人論學者最詳其答諸子之問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其言也訒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皆自其用處言之未甞塊然獨守此心也易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人心本與天地為一三代以後直為不能易簡不能與天地相似日用動作至於所以為天下國家往往增私長智用計用數無非吾性之贅疣故其治也非三代

之治而其亂也其極至於三代之所未嘗有來教推順應之說而以禪授放伐言之可謂發明無遺藴矣但以忠恕於一貫有精粗之異竊恐猶有所未安所謂吾道一以貫之孔子之所以為一者蓋特有所指而未發其實指忠恕而為言也曾子因門人未達始復明言之若言夫子之道只是忠恕一件以貫之耳無他道也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恕所以終身行之即忠恕所以一以貫之也豈可區别為聖人之一貫而

謂之精學者之忠恕而謂之粗哉忠恕本無聖賢之别而在學者工夫分界自有生熟之殊賢人所以近於聖人聖人之所以與天為一即此忠恕而已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子貢能服膺夫子之教而行之故夫子深喜之而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先儒乃以為非子貢所及忠恕之事苟子貢不能及而何望於後之學者道之在天下易簡而已聖人則從容自中乎道學者則孳孳修復乎此均之盡乎心而已所

謂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其實一忠恕也故一以貫之而後可以終身行之豈可斷截忠恕二字顓獨以為學者之事耶承下問懇懇併以鄙見請質焉有光白

與潘子實書

有光頓首子實足下頃到山中登萬峯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荒寂無與晤言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于淚下科舉之學驅一世於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

敝已甚士方沒首濡溺于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為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勤勤懇懇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為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屢誨語累數百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棄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明今宋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

肆而無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而區區於言語之間好同而尚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足下之高明必有以警憒憒者無惜教我幸甚

示徐生書

徐生倬學于余四年矣世學之卑志在科舉為第一事天下豪傑方揚眉瞬目羣然求止于是生非為科舉文不以從予予不為科舉文亦無由得生然予之期于生

者世未之知也今年正月予遊金陵生為書數百言汲汲乎恐其志之不遂而憂予之去而失所助也予未有以答及是予將計偕北上生愈不自聊賴復為書乞所以為學者夫聖人之道其迹載于六經其本具于吾心本以主之迹以徵之燦然炳然無庸言矣心之蒙弗亟開而假於格致之功是故學以徵諸迹也迹之著莫六經若也六經之言何其簡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別求講説別求功效無怪乎言語之支而蹊徑之旁出

也生其敏勵以翼志靜默以養實檢約以遠恥凝神定
氣於千載之上六經之道必有見乎其心矣苟唯浮逞
譁瞠與庸同事而口舌是恣曰吾有以異于人人則非
獨生欺予予亦欺生也因書以勉生且以貽二三子

山舍示學者

有光跡鲁寡聞藝能無效諸君不鄙相從於此竊以為
科舉之學志於得而已矣然亦無可必得之理諸君皆
禀父兄之命而來有光固不敢别為高遠以相駭眩第

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即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即聖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即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陳說於吾前獨能頑然無慨於中乎願諸君相與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竊以吾心之理而會書之意以書之旨而證吾心之理則本原洞然意趣融液舉筆為文辭達義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遠矣近求一種俗學習為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

轉相放效更以通經學古為拙則區區與諸君論此於荒山寂漠之濵其不為所嗤笑者幾希然惟此學流傳敗壞人材其於世道為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為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酣豢富貴蕩無廉恥之限雖極顯榮祗為父母鄉里之羞願與諸君深戒之也舊刻入書類又或有移置别集尺牘中今按此蓋榜示學者非書牘也然無所附麗以其旨與前二首相類姑仍舊

與陸太常書

前在京師天下士待選吏部者幾千人莫不相慶幸以為當今選用至公請托不行士以賕通者無道進海內清平可望以陸公之在銓曹也及執事為太常尋以言罷天下之士莫不歍然失望僕山野迂愚之人居京師不知造請而吏部門第嚴肅雖有敬仰之心亦無由而至焉幸拜令命于內庭始得望見又得隨行于露寒鳷鵲之間執事不鄙為道生平相知之素及相汲引之意

言雖不行而受執事之賜多矣執事又過稱其文有司馬子長之風子長更數千年無人可及亦無人能知之僕少好其書以為獨有所悟而怪近世數代之史畀鄙凡猥不足復自振嘗有志規摹前人之述作稍為删定以成一家之言而汩沒廢棄今老矣恐此事遂已也瞻望咫尺未遑詣見歲忽云暮感愴知己之言特人申候草草不盡

與趙子舉書

丁未歲龍老主考吾兄在刑曹得承欵晤至庚戌吾兄
以艱去遂不復相見龍老復主考撤簾後僕見之里第
時孫祭酒在坐相與嘆息臨送出門有不能相舍之意
京師諸公皆云龍老兩主考不以子為拙而每以失子
為恨此古人之所難矣龍老云逝以龍老之心為心者
惟有吾兄而已不自意閒濶如此二十餘年來如墮淵
海沉沒至底平生倔強亦無有望世人相憐之意而不
能忘情于兄者思龍老不得見也自別後龍老既亡以

為大戚而妻子相繼夭歿江上之居尋遭倭奴剽掠遂棄之荆棘中薄田歲不收重有輸糧之累祖父土尚未即窆而先人復以去年四月中沒五内痛割齊斬之不肖者殆至五六亦人世之所未有也獨愛嗜古人書今皆已荒廢嘗于汴中得周易集解因悟古人象數之學微見其端亦復不能究竟近世多欲重修宋史以為其簡帙之多夫苟辭事相當理所宜多何厭于多僕于此書頗見其當修者以為不在于此有志數年而書籍無

從借考紙筆亦未易措辦恐此事亦遂茫然矣玉城兄有滇南之行道經貴陽必獲相見托此為問鄉里故舊如玉城長者亦不可多得吾兄奉璽書殿此南服有分陜之重望譽日隆不日當膺簡名非鄙人之所敢贅述者伏惟為國自愛不宣

答朱巡撫書

有光備員下吏實荷曲成頃者叨冒內補繫銜冏寺僚長牽率以姓名通方以僭越悚惕蒙俯賜報答兹又承

手札捧函不任感戢今天下第一所患爭出意見以求
華獘而獘愈生數年以來士大夫殆成風俗夫水澄之
則清撓之則濁以撓求清必無此理明公以寛靜坐鎮
之此吳民之福也下吏愚鄙所以盡忠門下且為桑梓
之計不過如此伏乞採納幸甚

上王中丞書

前歳自吳興還即求解任其為疵賤淺鮮於進退比數
於當世士大夫真如所謂江湖之雀渤澥之鳥曾何足

以為多少豈宜辱闒於門下然以明公之在位欲使天下之士皆得其所有光又受生平之知使若自甘錮於明時不一言以受其汶汶亦為大愚而有負於明公矣顧前所為書言語麤鄙不知忌諱乃辱俯賜教答不惟不加之按劒之疑而復有抱玉之喻捧函跪讀不勝感歎令世王公大人之于貧賤之士與之相答應如響者少矣於今世而復見古人使有光之為書者亦遂不愧於古人真足以為有激於天下也敬受誨言勉自策勵

於五月内已至邢治頗詢訪其職司之所宜為則校牧之事縣皆有令以與民相親而能知其疾苦且今邢之馬政頗便於民而令實能辦之郡不過以文移為所由而已郡若欲有事反為擾民而徒委之縣則無一事而民與有司皆安之此乃以無事為事者也因自喜其職之易稱顧官舍迫隘又無書齋連日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度曲柳為架亦可庋書數千卷庭中鞭笞不行簿書稀簡可以終日閉門怡神養性賴明公在位使得苟祿

免於罪戾以去為幸甚大因遣人受所得誥命附此候謝無任惶恐

與曾省吾參政書

沈比部過浙奉短啓想已得達不才為縣無狀付之天下公論不敢因緣故知以求葢覆有如公論不明天下之責亦有所歸不肯擾擾置之胸中而復向人哀鳴也今猶有潰聒左右者向去縣時縣學諸生保留朱大順以為首被斥此尤可笑陽司業出道州太學生李償何

蕃舉旛闕下集諸生三百餘人乞留如此李償何蕃可盡斥耶王莽時吳章得禍弟子多更名他師云敞獨自劾歸殮葬之莽最兇暴猶以敞有義擢為諫大夫今之為暴者何甚于莽然彼非有仇于朱生惟于鄙人加嫉惡之甚故無所不至也明公掌憲越中豈容一夫濫究如令朱生還業亦可使東海無大旱矣若區區則惟所處之詩云伊誰云從惟暴之云暴公不敢斥也伏惟諒察

與林侍郎書

昨進造承款待過厚忘其隆貴而念三十年故人極增感嘆有光葢有所欲言者自以有塗汚之負而不可以瀆高明之聽因含嚅以退還别以來又自悔恨士固有所托茍以謂素知者而不告之恐非也自為縣奮厲欲希古人喁喁之民稍慰拊之知嚮風矣葢不必以威刑氣勢臨之從之者如此之易也獨其異類莫可馴擾其在上者旨意各殊雖強與之懽而若以膠合終不可附

麗以故往往多謬始知今世為吏之難在此昨得稍遷何敢薄朝廷之官爵而知其所由來有不善者以故謹避之方覺心閒而無事可以自安于田里而彼土之為不善者蝟起小民有尸祝之情而有司起羅織之獄姑以吏胥為名微文巧詆實行排陷之計昔韓潁川以循吏而推挍蕭長倩之放散官錢吏被迫脅以自誣服馬季長儒者為梁冀書李子堅獄辭則李公死有餘辜今彼爰書出于豪猾怨仇之手者何所不至故士欲以

廉名則以貪汚之欲以仁名則以殘敗之信口而言信手而書幾無全者矣使下得以誣其上賢者為不肖之嗌嗑人情風俗以得勝為雄高而閭閻之情無所自達此可大懼也古之聖賢論出處之義歸于自潔其身有光何能黯黯以受此玷公省中大官于鄙人亦雅知之更藉左右重言庶幾其可信非敢望營進而期于潔其身此亦士之自處也伏乞諒察

震川集卷七